



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

The Utopian Imagination of The New Period's Novels

李雁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

The Utopian Imagination of The New Period's Novels

李雁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李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61-6450-1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小说研究—世界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479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是李雁的博士论文，在修改定稿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看到这部书稿，作为导师，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这是她攻读博士学位的一大收获，是她的辛勤努力与付出的结晶。

李雁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已在高校工作多年，在科研方面已有了一定的积累。入校后她选择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这个选题角度新颖，难度也很大，对她而言具有挑战性。从时间上来看，新时期文学已有了较长的历史，其时间长度已超过了现代文学三十年；从范畴上来说，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众多的作家作品，其中许多作品与乌托邦有关，这意味着她要下大功夫来阅读大量的相关史料及作家作品；同时，乌托邦又是一个颇具形而上哲学意味的话题，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这意味着她必须阅读相关的哲学理论著作。面对挑战，她没有退缩，而是知难而进。在经过广泛的阅读之后，她写出了论文的提纲，并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开题。

乌托邦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话题，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乌托邦的身影，只不过其出现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古代人构建出了自己的乌托邦，无论是“大同世界”还是“世外桃源”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对未来美好世界的向往；西方人也构建出了自己的乌托邦，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理想国”都呈现出西方人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想象。相对而言，中国人对乌托邦世界的构建更具有世俗化色彩，而西方人对乌托邦世界的构建更具

有形而上倾向，他们从理性的角度来论述乌托邦，因此西方关于乌托邦的相关理论著作非常多。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的这些相关理论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对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要研究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必须了解西方乌托邦的相关论述。但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又不完全是对西方乌托邦的照搬照套，它是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必然地带有中国自己的印记。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从理论上界定清楚乌托邦的范畴，搞清楚其内含与外延，既不能泛化，也不能窄化。乌托邦是一种带有终极意义的美好理想，是人类在困境中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想象与向往，它表现在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乌托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成为现实，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只能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这样，它就与宗教、信仰之间发生了密切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乌托邦虽然看起来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乌托邦是人类前进的灯塔，引导着人类从蛮野向文明进发，如果没有乌托邦，很难想象人类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了新时期文学。当时的研究者从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切入研究新时期文学，归纳出了“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现象，概括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基本特征，这些术语也成为学术界在描述新时期文学时常用的词汇。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阅读新时期文学，会对新时期文学有新的感受和发现，也自然地会对已有的新时期文学研究提出质疑：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已概括出新时期文学的全部？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存在局限性？新时期文学研究是否还有突破的空间？实际上，近几年学术界对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的回顾与探讨已不同程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李雁选择从乌托邦的角度来探讨新时期小说，对政治乌托邦、乡土乌托邦、情爱乌托邦、语言乌托邦、宗教乌托邦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这样的研究避免了对“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简单重复，从新的角度来回应以前的文学问题，对新时期小说做出了新的探索，有了自己的独特发现。她在大量阅读相关史料和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对

新时期小说中乌托邦想象的研究，视野开阔，史料翔实，作品分析具体细致，条理清晰，论述严密，得出的结论客观公允，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得到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乌托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精神现象，是哲学领域中一个复杂的理性命题，是文学创作领域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一方面体现出了作家们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作家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新时期小说中所涉及的乌托邦问题非常复杂，有许多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空间，这就给李雁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未来的其他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空间。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百姓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经济化商品化的社会中，金钱成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杠杆，人们纷纷向钱看，20世纪9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全民下海经商的大潮，中国社会出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衡的状态，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出现了精神贫乏的现象，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谈论精神仿佛成了另类，谈论乌托邦则更是一种奢侈。在一个市场化经济化的时代，乌托邦有什么意义？会对我们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这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经济繁荣、物质发达的年代，在众声喧哗、浮躁难安的时代，静下心来研究学问尤其是研究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本身就是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行为，李雁在博士毕业后仍潜心于乌托邦问题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乌托邦小说的比较研究”，这将进一步拓展深化乌托邦问题研究，预祝她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吕周聚

2015年5月7日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2)
第二节 乌托邦概念与形态	(9)
第三节 乌托邦精神	(15)
第一章 政治乌托邦	(26)
第一节 20 世纪向前看的政治乌托邦	(27)
第二节 政治苦难中的希望	(36)
第三节 觉醒的自我	(47)
第四节 有限的自我	(53)
第二章 乡土乌托邦	(71)
第一节 乡土自然文化精神	(71)
第二节 乡土民间文化精神	(84)
第三节 乡土乌托邦的文化生态	(96)
第三章 情爱乌托邦	(110)
第一节 浪漫的爱情	(114)

第二节 理想与现实的悖论存在	(126)
第四章 语言乌托邦	(137)
第一节 孤独的鸣奏	(139)
第二节 语言的家園	(147)
第三节 坚守与突围	(159)
第五章 宗教乌托邦	(169)
第一节 佛教文化与藏族文学创作	(171)
第二节 伊斯兰教文化与回族文学创作	(183)
结语	(198)
参考文献	(210)
后记	(222)

导 论

乌托邦就是梦想，它是社会的也是历史的，是群体的也是个体的，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意识的也是实践的，它根植于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深处，呈现出多种样态。它有时是理想，有时是空想，梦想既存在于现实之中，亦存在于现实之外。它是预设，亦是行动，又或是回忆与沉思，是那些生存于困顿、无望中的人深情遥望的彼岸，是神思缥缈、心游于外的美妙新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具有乌托邦想象，传统乌托邦包括儒家知识分子入世热情的现世实践理想、墨家的民间兼爱侠义理想、道家“出世”倾向的“桃源”理想，这几种倾向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中国历史上，20 世纪是乌托邦精神高扬的世纪，既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世纪，也是中国人奋起斗争，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梦想的世纪。乌托邦精神一直支持着奋斗中的现代国人。大致上说，前半世纪是在世界民族竞争中失败的中国人在黑暗中摸索、探求、挣扎的过程，其中充满着找寻真理、开辟道路的艰辛与寂寞；后半世纪则是中国人意气风发、建设新国度、开创新纪元的时期，现代人以饱满的热情试图把一种存在于语言符号中的理想展现在历史的图景中，其中包括着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也促使 20 世纪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充满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既有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存在着因盲动、激进而导致的挫败，并在世纪末产生了反乌托邦的精神取向。与现代乌托邦相连

的诸如“崇高”、“理想”、“进步”、“正义”、“美”等价值遭到质疑，而后现代的反中心、反本质、反理性等反乌托邦、反理想文化受到追捧。20世纪乌托邦由正极向负极的转化、演变蕴含着社会、文化、文学、人性的多重意义，也促使了本书的产生。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中、西乌托邦都有悠久的历史，但国内学界近20年来才对其加以重视。对乌托邦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对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博硕士论文以及北大图书馆等资源进行检索，键入“乌托邦”后显示：相关书籍约有70部，相关的学术论文有200余篇，博士论文有30余篇，硕士论文有近200篇，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涵盖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方面。综合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思想研究。从历史、哲学层面阐释乌托邦的概念、含义、特点和历史意义。相关的书籍有乔·奥·赫茨勒的《乌托邦思想史》、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蒂里希的《政治期望》、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陈周旺的《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施茂铭和林正秋编的《莫尔和他的〈乌托邦〉》、拉塞尔·雅各比的《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谢江平的《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贺来的《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衣俊卿的《历史与乌托邦——历史哲学：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张康之的《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陆俊的《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陈正炎和林其铨的《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等。博士论文有张彭松的《社会乌托邦理论反思》、张伟的《詹姆逊与乌托邦理论建构》等。学术论文有张彭松的《“永不在场”的乌托邦——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张力》、《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对道德乌托邦的超越》、张彭松和王雪冬的《乌托邦的内涵及其现代性审视》、张隆溪的《乌托邦：观念与

实践》、《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王振林的《“乌托邦”思维与普遍伦理》、董四代和杨静娴的《现代性、乌托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陈岸瑛的《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谢永新的《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文化底蕴》、李仙飞的《乌托邦研究的缘起、流变及重新解读》等。在这众多的成果中，多数论者一方面注意到乌托邦的空幻色彩，同时又高度肯定乌托邦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乌托邦是指引人类向更完美世界前进的力量源泉，是激情、力量、信仰的融合，是人类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张彭松和王雪冬在《乌托邦的内涵及其现代性审视》一文中提出：“具体来说，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应该包括以下具体内涵。首先，它是人的一种价值理想。作为一种双重性的存在，人不仅受到感官所接触到的事物支配，还会受到超验的想象启发，前者是形下的经验层面，后者则是形上的价值理想。……其次，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开启了未来广阔的可能性空间。在现实社会中，人追求的目标往往是可以实现的可能性，然而，对于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则视之为空想，这就把诸多虽然不可能但对人来说却至关重要的价值排除在外了。因此，人不但需要依靠现实逻辑来维持生存，更需要有超现实的逻辑来展开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为人的存在提供丰富的选择机会。”^①王振林在《“乌托邦”思维与普遍伦理》中提出：“‘乌托邦’无疑是人的一种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所诉求的规范性与普遍有效性是人类理性使然。”^②他认为乌托邦是根植于人类内心的一种能力，呈现本体性存在。而进入现代社会，乌托邦并没有失去其功效，它仍然为人类未来开辟新的道路。而对社会主义实践来说，社会主义乌托邦运动尽管存在一些失误，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其对历史的促进作用。董四代和杨静娴的《现代性、乌托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中认为，“虽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有过乌托邦思想，但如果把社会主义看做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这种乌托邦则具有以道德理想抑制现代性分裂的诉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保持乌托邦所具有的批判和理想

^① 张彭松、王雪冬：《乌托邦的内涵及其现代性审视》，《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② 王振林：《“乌托邦”思维与普遍伦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5卷第2期。

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是以现代性否定乌托邦的意义,也不是以乌托邦取代现代性,而是必须保持二者之间的张力。既然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还有可能出现一些挫折和困惑,因此,也就有必要形成一种理想追求精神。这种追求不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对立的,而是作为民族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不断寻求社会变革的意义”^①。

其次,作为一种人类意识,乌托邦思想自然地会影响文学。对乌托邦文学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武跃速的著作《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周黎燕的博士论文《中国近现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顾韶阳的博士论文《理想与现实——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作品中人性的揭示》、王一川的著作《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论文有李小青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对“乌托邦文学”的误读》、姚建斌的《乌托邦文学论纲》、《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刘欣的《中西小说缺类比较之乌托邦小说研究》、李志斌的《欧洲文学的乌托邦情结》、孟二冬的《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张全之的《文学中的“未来”:论晚清小说中的乌托邦叙事》、胡全章的《晚清乌托邦小说的主题特征》、耿传明的《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的类型、源流与文化心理考察》、周均平的《审美乌托邦研究刍论》、马治军的《文明转向与文学的乌托邦精神》、魏韶华的《论老舍与乌托邦之精神关联》、方维保的《乡土乌托邦的破毁与重建——解读〈边城〉》、郝瑞芳的《乡土乌托邦的追寻——比较沈从文与黄春明的“乡土世界”》、陶国山的《文学的乌托邦抑或政治的乌托邦》、刘新锁的《“道德理想国”的建构与个体自由伦理的消泯——“十七年文学”的伦理脉络》等。他们或从整体上论述乌托邦文学的特点,或取特定阶段的文学现象,或对作家进行独立研究,或进行中西比较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西方乌托邦研究的繁盛相比,仍然不够深入。姚建斌在《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谈到这种现象:“长期以来,作为西方文学史上重要文学现象的乌托

^① 董四代、杨静娴:《现代性、乌托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邦文学,尤其是乌托邦及反乌托邦小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为甚。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遮蔽了我们对西方文学史整体景观的了解与鉴赏,也阻隔了我们获得有价值的文学思想资源的可能性。”^①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对乌托邦的误解,可以说“乌托邦”的空想性被认定是历史的产物,特别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后,之前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就被赋予空想性,其所蕴含的意义被一种单一的思维所限制,没能得到更深入的挖掘剖析。新时期后思想解放的热潮逐渐打破了传统思维的局限,但总起来讲研究成果还不够全面。

最后,就是新时期乌托邦文学研究,也较为薄弱。相关的论文有付衍清的《聚沙成塔的乌托邦——从西川看“知识分子写作”的极境与绝境》、罗玉成的《论当代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及其流变》、谢有顺的《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吴晓东的《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曾平的《乌托邦的终结——评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莫显英的《反乌托邦写作及其后现代文化品性——论当前诗歌精神的一种向度》、农为平的《寻梦者的歌唱——诗人顾城的“童话情节”分析》、刘俐俐的《构筑当代精英文化乌托邦的歌者——马丽华创作论》、田智祥的《由社会乌托邦的营造看金庸武侠小说的人文关怀》、洪治纲的《寻找理想生命的聚光——叶文玲和她的创作》、贺绍俊的《最后的浪漫主义革命者》、金秋的《乌托邦情结的消解——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精神向度及其文化品性》、王鸿生的《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读〈受活〉》等。硕士论文有张立的《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桃源叙事》、卢逍遙的《论阎连科小说的乌托邦叙事》、卢丽华的《“民间”烛照下的个体生存与群体乌托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倾向》、刘辉的《爱情乌托邦的神圣诉求与悲剧性幻灭——试论张洁婚恋小说的爱情观》、吕保军的《余光中诗歌乌托邦论》等。大多数研究集中于个别作品的研究分析,把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思潮进行整体研究的还较

^① 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少，还缺少系统全面的论文。总起来讲，乌托邦文学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特别是新时期研究更为薄弱。

在研究成果上，一般而言，多数的研究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差异性，表现在现代文学研究上，就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种与传统割裂的现象，或者把现代文学的发展视为对西方文学和苏联文学的模拟。表现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强调其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话语的不同，对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特别强调其对80年代初期文本的反叛性，而相对忽视了文化本身的惯性存在和现代生存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文学现象的多样性。我认为：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其过程是复杂而动态多维的，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多种因素的交相激发。整个20世纪的文化转型大致有几个关键性的阶段：近代的西风入侵后的文化觉醒、“五四”时期的激进的文化启蒙、30年代以降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勃兴、80年代的启蒙复兴、90年代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新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文化发展是在政治性、民族性、现代性、全球性等多元因素交融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语境下进行的，是继承与变革、反叛与皈依、整合与分裂、统一与悖论的存在体。

新时期文化启蒙的勃兴具有反叛性。它是在社会主义乌托邦实践的反思中开始的，对革命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质询引发文学否定批判精神，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旅程，重新定义现实和理想。新时期的文化启蒙具有反叛性、个人性，包含着个体意识、世俗精神、生存感受的再认识。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理想精神的式微与世俗精神的勃兴。传统的由实践、道德、理想、崇高、英雄、恒定、静态、稳定构成的高蹈世界受到感性、本能、欲望、世俗、动态、偶然、变化世界的冲击，乌托邦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开始了嬗变。新时期乌托邦小说中表现了几种探索类型：一是从政治的角度切入现实，继承现代政治乌托邦理想，代表文本为新时期的一部分伤痕、反思、改革、知青叙事。二是从文化视点的整合展望。知识分子试图重塑现代文明，从民间、宗教立场改造现代文明。新时期的历史塑造从社会实践转向民族的文化重塑，疏离政治角度，而从

意识、精神领域对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欲望与生存关系开始新的观察与定义。代表类型为乡土乌托邦、宗教乌托邦叙述。三是个人主义立场的乌托邦想象。随着个体意识、女性意识的觉醒,一部分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对社会与个人等关系开始重新思索。两性伦理中的爱情进入当代文化空间,爱与性、爱情与道德、爱情与自由、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理想与现实等多重因素纠结缠绕,形成一股短时期的爱情乌托邦热潮。它蕴含着现代人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艰辛精神旅程。四是语言乌托邦思潮。新时期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在文化领域内形成一种激进主义的思潮,对传统价值全面否定、对现代文明加以质疑,随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涌入中国,现代的理性主义、一元本质论受到质疑,当代进入众声喧哗、潮起潮落的多元价值空间系统中。思想界价值的多元性导致文学的边缘化,乌托邦精神表现出新的特点,由一元到多元、由社会到个人、由实体到精神存在,乌托邦在复杂多元的全球化语境下继续发展,呈现出复杂混沌动态的趋势。

新时期文学又蕴含着乌托邦精神,意识层面反叛下又隐藏着理想主义精神的内核。80年代初期的乌托邦文学与30年代以降的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文学具有同质性、承继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主要从政治层面对现代化进程进行再认识,并且承续了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的某些内容,如对历史进步的信仰,以及民粹主义的价值建构,对政党、人民保有正义,对改造历史、创造历史持有充分信心,表现出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气质。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政治乌托邦热情减弱,进步的历史哲学与英雄神话开始破灭,乌托邦转入新的层面,由一元向多元转移,向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扩展。先后出现了乡土乌托邦、爱情乌托邦、语言乌托邦、宗教乌托邦等形态。乡土乌托邦站在民间伦理文化的立场建筑理想人生和美好人性,在他们的文本中,乡土具有了精神家园的永恒的意义,负载了作家对理想的社会和人格的想象;爱情乌托邦则提出了一种浪漫的爱情宣言,他们站在个人立场上建造私己的天地。他们的爱情书写,寄托了创作者对和谐、美好、纯净、优美的两性关系的期待。在他们的话语中,爱情具有了精神家园的永恒意义;语言乌托邦以语言为

载体，寄托创作主体的自由追求和理想人生；还有一部分作家显示出宗教乌托邦精神，以宗教伦理想象理想生命形式。这其中既蕴含着对传统乌托邦的扬弃，又包含有传统乌托邦元素，如对完美世界的向往、对善的憧憬、对超越的追求，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模式。

本书主要借助于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理论，对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比较阅读，对乌托邦文学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内涵做综合研究。

本书的内容为新时期乌托邦文学，研究对象选取新时期文学中具有乌托邦精神的小说文本。从总的趋向来看，80年代、90年代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较为浓厚，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转型，市场经济所形成的物质主义和金钱崇拜成为时代主潮，乌托邦热情衰落，反乌托邦倾向严重，因而研究对象以80年代、90年代的小说文本为主，主要分为五类。

第一类为政治乌托邦小说。政治乌托邦指的是一种政治理想主义思潮。它以政治优化作为改进社会的关键，认为政治制度是完善人性、保证社会正义的核心要素。因而致力于革命，主张政治力量和社会结构的全面更新。20世纪兴盛的革命浪潮大多以此为本来，它既包括资本主义的革命理想，也包括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政治乌托邦思潮渗入文学，形成政治乌托邦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形成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文学的主脉。新时期前期的一部分小说仍然延续政治乌托邦立场，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相关作家有王蒙、刘心武、鲁彦周、高晓声、张弦、张一弓、李国文、周克芹、张贤亮、丛维熙等。

第二类则为乡土乌托邦小说。乡土乌托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浪潮激发了社会固有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物质与精神、生态与发展、传统道德与现代价值观念之间都出现了极其尖锐的冲突。在诸种冲突对立中，一部分作家把恋恋的目光转向民间乡土野地，他们在乡土大地上建造了一个理想家园，描摹乡土大地上相亲相爱的伦理感情以及朴素平实的乡间生活，鸣奏一曲乡野赞歌。相关作家有汪曾祺、阿城、贾平凹、迟子建、阎连科、李佩甫等。

第三类为爱情乌托邦小说。爱情作为一种人际结构，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新时期后中国人逐渐疏离了集体而转向较为狭窄的家族、家庭结构之中，试图建构一种脱离世俗的较为自我的纯粹私人空间，描摹一种浪漫的爱情，相关作家有张抗抗、张洁、陈染、黄蓓佳、海岩等。他们为现代人寻找到一个崭新的生存空间，它狭小而亲密，自由而孤绝，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栖息地。

第四类为语言乌托邦小说。语言乌托邦是后现代思维的产物，是传统乌托邦思维陷入绝境后对理想的新探索。语言意味着虚拟的新世界，它并非存在于现实的世界之内，而是生存于语言与幻想之间。它背离生活，与生活对峙，它维护了乌托邦的叛逆与憧憬，实现了真实的自我。相关作家有陈染、林白、残雪、虹影、斯妤等，他们借助语言建造了一个想象中的天堂，在语言的舞蹈中放纵舒展被现实压抑的灵魂，建立了一个由语言所建筑的理想世界，显示了乌托邦精神新的特征。

第五类是一批具有宗教背景的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了宗教乌托邦精神。宗教与乌托邦有密切联系，它所构想的“天堂”曾经昭示人类的渴望与热情。而新时期宗教文化开始释放活力，它以神性的世界启示世俗泥沼中堕落的灵魂，引领人类克制欲望，寻找内心的完美。相关作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佛教背景的阿来、扎西达娃、次仁罗布等作家，一类是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张承志、王树理、石舒清、查舜等作家。宗教乌托邦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世俗苦难的感知，一是对超世俗的神性世界的向往。他们所憧憬构想的完美世界融合了宗教的因素，显示出超凡脱俗的美。

第二节 乌托邦概念与形态

乌托邦是中西方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乌托邦”一词产生于16世纪，随后，乌托邦思维模式、叙述模式影响了一大批人，产生了一大批乌托邦文本。乌托邦自产生起便开始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乌托邦渗透进入文学领域，则产生了大批蕴含乌托邦精神的文学作品。